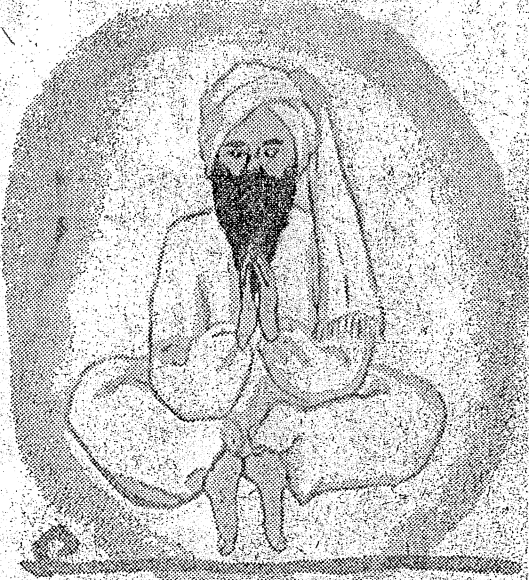


四 個 魔 術 師



印 度 童 話 之 八
· 譯 惠 慈 ·

從前，在印度的王舍城有四個很要好的魔術師。

當時，印度是個文明很發達的國家，有許多著名的學者、醫生，但是沒有一個人的能力，能勝過這四個魔術師。他們的所以能勝人，倒不是說他們是一個強暴橫行的惡人，而是他們都各具有一種任何人所沒有的不可思議的能力，譬如：能把天和地取來倒置。太陽和月亮，他們能把它捏成一團放在手掌裡。不管如何峻高的大山，「跟我來！」只要他們這麼一說，它就會跟着他們走。又大又廣的河流，他們都有能力使它停止流動。

因此這四個魔術師是很自高自誇的。他們逢人便說：「在這廣闊的世間裏，沒有一項事情是我們所不會的。」

有一次，四個魔術師又聚集到

他們往常集合的地方來會議。他們尋索着這次會議討論的事情，可是許久，沒有一個人找出所要討論的話題，他們都覺得近來沒有一項能使他們生起討論興趣的事情，他們都覺得很無聊，面面相覷地對坐着。

忽然，一個魔術師觸想到什麼了：

「在這世間上，我們將不曉得可以活到什麼時候？我們的壽命定會是很長很長吧！」

這是他們中最年輕的一個魔術師，他這樣地說。

「對了，怎麼我們都忽略了這樁事？讓我們用魔法的力量來推算，到底我們可以長生到什麼時候！」另一個說。

「對對，這是個很好的想法，我們即刻開始吧！」其他兩人很贊

同地說。

就在那個地方，他們坐成圓圈，每一個的口中開始唸動奇怪莫名的真言咒語，他們都盡自己的所能，各為自己推算：是不是能長久的活在世間上？

不久，下垂着眼簾正在靜思的四人當中，有一個鐵青着臉很恐慌的跳起來：

「呀！太可怕了，我再過一七日，就要失掉我的生命，我將要死去！」

其他三人也接着很害怕地嚷起來！

「呀！我也只剩下七天的壽命下去了！」

「我，再過七日，我就不能活下去了！」

「僅僅七天，我是不能再活着的！」

七天，這美麗的世界，他們僅還能有這麼短暫的逗留，多麼可怕悲哀的事呀！

四個魔術師像失去一切的知覺，每一個人蒼白的臉，呆坐在那兒，極度的恐怖和悲哀包圍着他們，使他們的身體不斷地顫抖。

「死，我是討厭的！」，有一個說。

「我們都是不願意死的，死實在太可怕了。早知道，這樣我們就不該推算！」其他三人齊聲說。

「但是，後悔有什麼用呢？既然討厭它而又知道它將來臨，應該共同來想一個從死神手裡逃脫的方法才對！」

最後他們決定了這樣的想法。四個人聚頭咬耳地商量種種逃

避死神的方法。有一個他們中年齡最大的說：

「我想到一個很好的方法。我要跳入海裡，我要游到海的最中央，藏在海水裡。海的廣闊是無邊際的，任是死神怎樣，他也不容易在那無邊際的海洋中發現我，只要到第七天死神沒有發現到我，那麼我的生命是絕對有保障的了！」

第二個魔術師說：

「我也想到了，我要盡我的能力，騰到天的最高層，鑽進那密集的烏雲裏。天是龐大的，烏雲的流動是疾速的，我的生命便能得到安全的保障。」

第三個魔術師說：

「我要到國王所居住的城裏，那是比王舍城要大幾倍的熱鬧地方。人口有無法計算的多，不分晝夜，街上的人潮如泉湧，滲雜在那裏面，死神想發現我是不容易的，即使被發現了，我趕緊再往人群裏一鑽，死神一定會把別人以為是我而給帶走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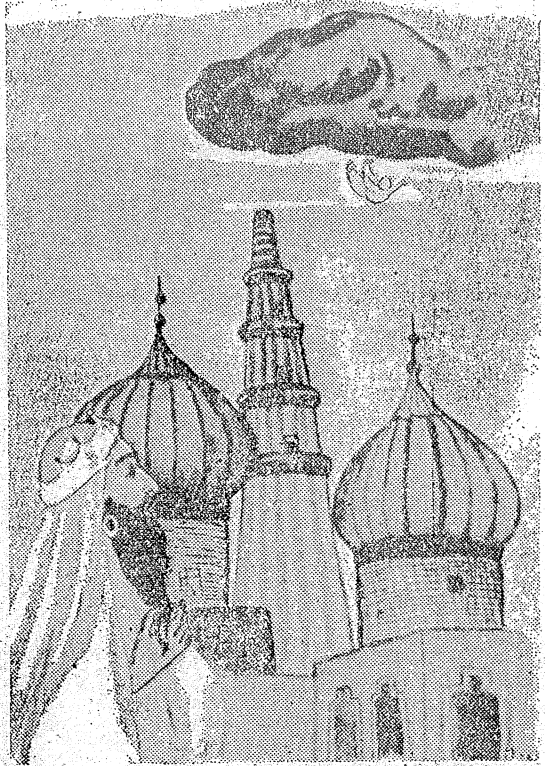
像這樣，四個人各想了一個逃避死神的方法。

就在第七天的前一天，第六天的清晨，他們相偕去到國王居住的城裏，他們把他們的事情告訴了國王並向國王作暫時的告假。

國王聽了後，非常的憐惜，辦一桌豐富的酒席請他們吃，並很和藹地說：

「好好的躲起來吧！不要讓死神發現到你們。如果你們能平安的歸來，我一定辦一席比現在更豐富的酒饌為你們慶生！」

四個魔術師很禮貌的向國王告



假出來後，一個就到山中，一個前往海裏，一個騰上天空，一個鑽進如湧的人潮，他們急速地向自己認為最安全的地方去逃避死神的發現。

隔天的中午時候，管理王城的官吏來向國王報告說：

「有一個年輕的魔術師，死在最熱鬧人潮最擁擠的街道上。」

國王吃了一驚，他暗想：

「死了，多麼快呀！那四人中最年輕的一個，已經死了，那麼其他的三人也一定死了吧！多可憐的魔術師們！」

不偏不巧，一推烏雲正疾走在王城的天空中，忽然從那裏面「撲通！」一個東西恰巧掉落到宮殿前的院子，走近一看，原來是昨天向國王告假的魔術師中的一個。至此國王非常的驚訝。同一時間近海的

官吏又向國王報告：

「有一個魔術師死在海裏，被波浪打到沙灘上來。」

「四個人，已死去三個人，那麼那躲在深山裏的一個，恐怕也已死在山裏了。」國王這麼想。

最後的這個魔術師，他是認為山中是最安全的地方的。

國王越想越為四個魔術師的不幸遭遇感到可憐，他吩咐手下人說：

「好好的把這不幸的四個魔術師們埋葬了吧！」

然後，他帶了他的侍衛到釋迦佛陀所住的地方去，他告訴佛陀，四個魔術師的不幸遭遇。

許久，佛陀靜聽着國王的敘述，過了些時，佛陀慢慢的說道：

「那的確很可憐，可是，要知

道，在世間上就是一個最偉大的人，也是無法從死裡逃脫的，四個魔術師任他們有藏到海裏和深山，騰上高空雲層中，鑽入如泉湧的人潮裏的躲藏本能，但沒有一條是真能從死裡把他們解救出來的路，為什麼？因為只要是在這世間上有生命的人，無不有死！死，面對它不懼怕的人，唯有知道修行，知道安排死後去處的人，和知道行善、利人的

心地是清白無罣礙的，隨時隨地他都可以很自由無礙地死去。畏懼死的人，便是平時對死後去處沒有安排的人。有生就有死，沒有一個人是不會死的，不過是遲早的差異：。

國王聽了佛陀的開示後，細心地回味着語中的意旨，於是他的心中，漸漸的明白了；四個魔術師那樣畏懼死的原因。

上期本刊提前出版，本期也提早一點發刊，但是忘記了二月份只有二十八天，結果時間不够支配，只得照常了。

一個佛教中學哩。本期中一篇「病苦是求生淨土的因緣」講稿，是宣師在癡瘋院棲遯精舍所講，由如萍居士筆記。

編者的話

這期值得一讀的佳作頗多，如「尼泊爾大會紀要」一文，是每一個讀者所關心的報導文字。其中說到一位印度教外道安巴克先生領了五萬人皈依佛教的一節，令人想起了釋尊當年感化外道的許多紀事，我相信安巴克先生決不是一個平凡的人物，他一定是乘願再來的菩薩，也許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化身！

可惜得很，當他出席大會講演後的幾天，就示圓寂，否則印度的外道，不難全部歸投佛教的。（詳細的報導請讀本期國際佛教動態和摩訶菩提學會的來函，都載有關於這事的報導）。

道宣法師是一位戒律精嚴的青年比丘，現主持高雄佛教蓮社，遷擬在岡山新建出家眾蓮社一所，他在南部的法緣很好，辦佛事具大無畏精神，聽說他的連友們正策劃辦

「評九龍空中攝影彌勒像事」一文，正知卓見，破除一般佛徒好奇務怪的心理，頗有價值。

阿難陀法師在宣講念佛會的講稿，我們請龔谷居士譯成中文，與英文稿同時刊出，難陀法師極力稱贊東方文化也就是佛教文化，他更說：「當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對壘時，佛教猶如一條帶子，能將大家連結起來」。最後他又強調：「當全世界的人們共同企望和平時，我們必須找出一條沒有侵略，仇恨、惡意思想的路」。換句話說，帝俄的侵略思想存在一天，全世界就不必希望和平的降臨。所以真正的澈底的和平，是必須驅走這些侵略、仇恨的惡意思想的。

本期因為稿擠，不得已佛陀的十大弟子小傳和其餘幾篇大作，暫留在下期發表，謹向作者致歉！